



年香

□李晓

腊月初一那天一大早,朦胧晨曦中,我妈就打来电话,再三叮嘱,儿啦,腊月了,千万不要乱说话哟,快过年了,要图个吉利。

这是我们老家,三峡岸边那个村庄沿袭下来的风俗。我说的老家,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了。那是一个长江边群山环抱的村子,一到腊月,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空气里流淌着的,是迎接春节的喜气氤氲。哪怕是最贫寒人家的屋顶,也有乳白的薄雾与炊烟缭绕。

炊烟里,有农家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还有农家院子里柏树枝燃烧腾起的烟雾熏制腊肉。三峡腊肉,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传统制作,然后挂在农家老屋房梁上,和一同垂挂的金灿灿玉米一起,接受霜风雨露的“洗礼”,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

难怪,走在腊月里的山道上,风呼啦啦吹,我吞咽着口水,是闻到腊肉香了。

老屋檐下,平日里大多沉默的石磨,在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我家三爷爷做的石磨,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密布着带状的磨齿,两扇椭圆的磨扇,平时无懈可击地粘合在一起,一旦被推动,磨齿之间无比亲昵。如推的是水磨,就流淌出

乳白色的琼浆玉液,那是来自大地的小麦、玉米、糯米……小时候的腊月里,每逢做豆腐汤圆打浆时,我就常常在石磨边喂磨,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磨眼里喂水泡过的黄豆、糯米;母亲推动着石磨,她的背影,就是在这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

石磨,用上好的青石做成。在乡村,很大的石磨,有时要用一头驴来拉。我想起三爷爷,那年腊月,在做了生前最后一个石磨后,他突然一个趔趄倒倒在了山梁上。最后,一堆黄土,就把他给全部覆盖了。正月初一一大早,我的三奶奶,在桌子上的汤圆碗上,搁上筷子,喃喃喊,老头子,老头子,快回来吃汤圆,红糖包的馅儿……

在长江边的村子里,有我表姨的家。腊月里,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我提着一篮子豆腐,或者是山枣、核桃,有时还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鸡公,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

表姨家门前,有一片湖水。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甘蔗的身子,霜打了后,还沾着一层白霜似的东西。一根根甘蔗在风中摇摆,表姨拿着一把砍刀,一刀砍下去,一根甘蔗身子还没站稳,就成了我的手中物。我抱在怀里啃着,甘蔗的甜汁,让我好几

天后咂动舌头,感觉还是甜的。

25年前的腊月,那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了。我去表姨家,带去了乡亲们送给我的山里年货。那年,三峡工程的涛声,已从群山中隐隐上涨而来。记得那年大年三十,我的表姨父,一个人坐在将要淹没在水下的老屋顶上,边喝酒边唱歌,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三峡的山歌。表姨坐在屋下,痴痴望着姨父,深陷的眼眶里,包容着的也是人生的悲欢。

而今,移民到浙江的表姨全家,日子越过越红火了。每到腊月,82岁的表姨还坚持着三峡过年的一些风俗。表姨在他乡忙年,腌制腊肉,打豆腐,用老家邮寄去的红薯做红薯粉,用老家邮寄的糯米做汤圆,在腊月廿三祭灶,把老祖宗的遗像供奉在香台之上……这是代代相传的年俗基因,在身体里生长,在血脉里融入。

今年腊月的一天,我在微信里看见,表姨家那口1993年的泡菜坛子,包浆浸透,憨憨如古董般立在厨房,发出迷人的温暖光晕。一缸老盐水,在岁月里流转,做出的地地道老美食,也由此慰藉着乡愁。

好友打来电话,说准备去拜访当地一位泥塑工匠,问我是否感兴趣。随后,她发来一组泥塑作品,各种人像塑造得惟妙惟肖,沉寂我心底有关泥巴的元素立即随着塑像入侵眼底的节奏纷繁醒来。

泥巴,是大地对依附其上的所有生命最朴素的馈赠,也是对生命最包容,最友好的存在。从古至今,哪一个生命不是在与泥巴的爱恨情仇中,缠缠绵绵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呢?“生命来之于尘,复归于尘”的说法也许是最好的诠释。泥巴,也成为许多诗人藏进诗歌的隐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泥巴,生命初始的见证与记录。从长江中下游先民栽培的第一株水稻、黄河流域先民成功培育的第一穗粟和黍,到而今各种良种的机械化大规模种植;从河姆渡人、半坡人用泥土烧制的第一个黑陶、彩陶,到精美的瓷器,以及而今形形色色的乡村工匠工作站;从第一间避风避雨的茅舍,到而今的高楼大厦……泥巴,与人类的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我们的祖先称土地为“社稷”,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耕种的辛苦,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并把“民以食为天”的信仰根植于泥土、根植于血脉。

泥巴是有性格、最懂感恩的,善待土地的农人往往能有好收成。汗水滋润了泥巴,泥巴也以丰收的田野回馈。春日犁铧唤醒的沉寂,定会换来秋天的热闹;倾入泥土的草木灰、牲畜粪便,定会变成满眼的葱茏。泥巴在大地的臂弯,在燕子的嘴角、在农人的脚底、在大树延伸的根里,在每一个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角落,与地上的生命或漫长或短暂地厮守。

童年的回忆,与泥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农村的孩子,没有电脑、电视,没有电动玩具,更没有手机,泥巴是最好的玩伴。我上学需要翻山过河,对下雨天是爱恨交加。恨被雨水浸软的泥巴总是黏住我的脚,让我提前很多时间出门却依然常常迟到;爱放学时赤脚在松软的泥地上滑行的那份湿润柔软。至于浑身上下要带多少稀泥回家,那不属

于我思考的范畴。我最喜欢的游戏场所是门前的那口池塘。每到插秧季节,池水被放干,拿一块厚实的竹片,刨去面上那层黑泥,便露出糯糯的黄泥,一踩一个深深的脚印。挖一坨黄泥,学着母亲揉面的手法,在青石板上反复摔打揉搓,直至泥变得柔软光滑不再粘手,就可以捏成小人、小鸟、鸡鸭等各种形状,在石板上一字排开晾晒起来。我曾对照书上图案,小心翼翼地揉捏、雕刻,制成了几个泥哨,晒干后趁二伯家烧窑时放入两块砖缝之间,20多天后出窑时,我得到了一个没有裂口的,青灰色的哨子,放耳边一吹,声音清脆悠扬,算是我自制成功的第一件艺术作品吧,我如获至宝。后来,那泥哨在同学的争抢间掉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我伤心了许久。

儿时的游戏中,摔泥炮是最受欢迎的,将黏性十足的泥巴,反复揉搓成团,再把泥团按压成碗状,一群光脚孩子站成一排,按顺序依次将手中的泥碗高高扬起,狠狠地扣着朝青石板摔去,随着“啪、啪、啪”的声响,泥碗炸开一个个大洞,底部泥点四处飞溅,引来一阵阵欢呼,谁的泥炮炸得最响、洞最大,谁就是胜利者。一轮结束,新一轮又开始,我们常常从黄昏玩到天黑,直到炊烟四起,各家母亲在门前扯开嗓门高喊:“二狗子、幺娃子,吃饭了——”我们这才在屁股上擦擦手,朝着各自家的方向走去。“泥猴”归家,院子里嗔骂声此起彼伏,那骂声中的爱,与泥土的厚重与包容一样,就那样点缀着山村,温暖着童年。

走出大山,搬出土坯房,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觅得一个落脚之地,仿佛与泥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当了几十年农民的老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五楼的阳台开辟成了一片小小的田园,青椒、葱、蒜苗、番茄、香菜……四季轮番丰富着饭桌。下班回家,我也喜欢站在窗前,嗅一嗅盆中泥土的清香,内心便多了一份宁静与踏实。

泥巴,这个生命的依附体,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呢?“软泥淳火色深沉,虚孔无机出匠心。今日相逢情未已,为君婉转弄清音。”拿一个陶笛放唇边,宫商角徵羽飘出,我仿佛听见了来自远古的和鸣。

诗页

大雪入江南

□汪贵沿

漫天飞雪
是一封未署名的信
从云端投递而来
轻轻地、轻轻地
落在桥墩、林梢、草叶之上

城市喧嚣的楼群
瞬间白了头
河水读懂雪的含义
故意放缓了脚步
炊烟停在半空
不忍散去
静听,鸟在湖面
关于领地争论不休

我裹着你织的围脖
踏雪而行
忽然想起多年前,你说
再来江南时
估计,我们都老了
头上会落满雪

如今雪真的来了
我顶雪独行
你却未到
远方的你,可曾感知
这一场江南的雪
早已写尽我
川西的思念



雪落钟鼎寺。

陈光伦 摄

庚
子
年
春
節

刊头书法
滕世伟
总第2122期

纪实

追忆恩师胡锦矗

□喻晓钢

2023年2月16日,是我难以忘怀的日子。我的恩师,中国研究大熊猫第一人、有着世界“熊猫教父”之称的胡锦矗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心中感到万分悲痛。呜呼,中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又一颗巨星陨落。恩师胡锦矗是中国大熊猫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更是世界大熊猫生态学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他一生培育了无数大熊猫生态保护领域的学者,为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恩师的去世,是中国乃至世界大熊猫保护领域的巨大损失,也让我和众多同门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长辈。他既是我事业上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亦师亦友,对我的事业和人生影响至深。他以毕生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告诉我一个道理:只要不放弃,终会迎来成功。正是在恩师的教诲与关怀下,我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初涉者,成长为一名这份事业的忠实守护者,山海师恩,永铭于心。

初识胡锦矗老师,还要从37年前说起。1988年,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刚刚颁布,四川省林业厅就在都江堰四川林校举办了全省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培训班,我作为一名刚刚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基层工作者也有幸参加了培训。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来自四川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的胡锦矗老师。当时他身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蓝卡其布衣服,任谁看都难以将其与世界级大熊猫研究专家联系起来,可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的老头”,让我第一次系统、深入地学习了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也在心底萌生了为这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

念。记得老师给我们讲授兽类学知识,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把我带进一个“神奇”的野生动物世界。他的豁达仁厚、渊博学识,以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大熊猫专家的风范,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那一年,他刚好进入花甲之年。

那次学习结束后再见到胡锦矗老师,已经是10年后的1998年。他率队到绵竹开展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我作为德阳本土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也责无旁贷地参与了这次调查,也再一次被老师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和认真踏实工作的敬业态度所感动。古稀之年的他,从未因调查区域的艰苦环境有过半分退缩,反而与调查队的年轻队员们同吃、同住、同调查。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绵竹清平乡政府附近的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由于地处乡间,夜晚蚊虫很多,招待所里没有蚊帐,蚊虫叮咬得让人难以入睡。恩师不仅与我们一同身处这样的环境,夜晚还亲自带领队员安放鼠夹,采集野生动物的实物资料。

野外调查时,山高路陡,我们担心老师摔倒,建议他留在营地,谁知他比我们还要矫健,走山路如履平地,老当益壮,不输青年。一路上,老师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各种野生动物的生物学特性、活动规律和调查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听鸣声辨别鸟类,如何看痕迹寻找动物,让我们学到了许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知名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在调查中,他总是反复叮嘱队员注意安全,要互相关心,让我们进一步领略了一个

仁厚长者的慈父风范。不能常在他身边聆听教诲,是我们深深的遗憾。

临别之时,老师告诉了一个令我兴奋的消息,四川省高教部门已经批准他招收一个脊椎动物研究生班,为四川野生动物保护系统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希望我能去学习。1998年9月,我和全省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不少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和教育工作者来到位于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有幸成为四川师范学院生物系第一届“脊椎动物研究生班”的学员,有幸成为胡锦矗老师的学生。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在青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宝兴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绵阳平武报恩寺边学习边实践,不仅学到了丰富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也从他身上领悟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野生动物保护一线的学生,恩师格外关爱。他没有把我们当成普通的学生,而是看成他的“忘年交”。在教学上,他一丝不苟,认真备课,严格施教,带领我们现场学习实践;生活中,他与我们亲如朋友,常和我们拉家常、小酌几杯。他还常半开玩笑地说,没有八两酒量的“烟酒生”,别想从他这“毕业”。这般说来,我这仅有半两酒量的学生,至今仍处于“待学”状态,未能“毕业”,想来实在惭愧。

如今恩师虽逝,但其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倾注的毕生心血,早已化作山野间的星光,照亮后辈前行的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恩永念,薪火相传。

读书是极好的事,我向来深信不疑。这种感觉自高处来,落入市井巷陌,成了我凡人之心赖以自修的舟楫。我虽不敢以读书人自居,却也常来往于书页间,字里行间似乎藏着一味解药,能消解尘世中的烦忧。

小城的小草书屋,是我每周末常去之处。老板姓陈,微胖的中年人,总是坐在柜台后头,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见我来,也不过从镜片上射出两点目光,算是招呼过。我便自行在书架间逡巡,手指掠过书脊,如同抚过岁月的肋骨。不知这些书曾经过多少人的手,见证了多少人生的起伏。

记得有一次,偶得一本泛黄的《陶庵梦忆》,定价仅三十元。扉页上有陌生人的字迹:“一九八七年春于杭州。愿得此书者,亦得闲情。”墨迹虽淡,犹有余温。我怔怔望着这行字,想象着三十六年前,是何人在这书页上留下寄语,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我付了钱,陈老板用塑料袋装好,慢悠悠地说:“这书等你好久了。”我愕然,继而失笑。书与人,大概也有缘分。

记得书之苦,我是尝过的。并非熬夜伤目之苦,而是面对自我的惶惑。每翻开一页,便似揭开内心的一角,那里头可谓五味杂陈。我曾读《红楼梦》,见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心下欢喜,觉得遇到了知音;及至见他摔玉砸玉,任性妄为,又觉惊心。多年后重读,方才明白这惊心里夹杂着几分自省,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平日里温吞如水,偶尔也要发作一番,徒然显出可憎的面目来。读书如照镜,照见自己的陋鄙,原是最痛切的。

然而,书本究竟慈悲,容人掩卷沉思,又容人再度翻开。我渐渐学会与书中的自己周旋,不急于求成。有的书读了三五页便搁下,有的却反复咀嚼,字字不肯放过。一如人世间的情谊,有的浅尝辄止,有的却刻骨铭心。

曾在乡下工作过一段时日,住处窗外正对一片竹林。每逢雨夜,竹叶沙沙,与雨声相和。我便擎一盏孤灯,读几页闲书。一个夜晚,正好读到《野草》,鲁迅先生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窗外雨声淅沥,室内唯闻书页翻动的声音。忽

然之间,仿佛与八十年前的魂灵通了气息,共享了这一刻的寂静。雨打竹叶,声声入耳,竟不知今夕何夕。读书之奇妙,大抵在此,时空崩裂,唯余心灵共振。

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比起那些真正以书为食粮的人,我所读的不过沧海一粟。有时站在图书馆巍峨的书架前,竟无端恐慌起来。穷尽一生,能读得多少?转念一想,读书原不是为了数量,而是那些与自我相遇的瞬间。就像满天星斗,不必尽数,只需认得指引方向的那几颗便好。

近些年,我读书越发慢了。常常读几行便停下来,任思绪飘荡。有时想起小时候,父亲每晚在灯下读报的情形。他总是戴着眼镜,手指沿着字行移动,时不时点头或蹙眉。那时的我不明白几页报纸有何魅力,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他在一天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刻。有时读书时,也会琢磨白日里遇到的难题,偶尔豁然开朗;有时什么也不想,单是听着窗外的风声或稠密的雨声。书成了由头,引我去赴一场难得的心灵之约。

而今时代聚变,信息如潮水涌来,人人举着方寸屏幕,摄取碎屑般的知识。我却不想,仍旧慢慢读,笨拙地思考,一字一句地悟。或许正如龟行缓步,反而看得清沿途的风景。每有会意之处,便用铅笔在书页边角作个小注,不为别的,只为将来的自己重翻时,能会心一笑,原来彼时我已懂得。

书本终是沉默的友人,不因你贫富而改易颜色。只要你肯翻开,它便慷慨相待。在这个喧嚷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平等的?

合上书页,天地依旧。不同的是,心里多了几分清明,几分释怀。也有惶惑胆怯之时,渐渐发现自己的千百种不足,那又何妨?只要还愿意翻开一本书,还愿意真诚地面对自己,便已走在向上的路途中了。

进步的时代超乎人的想象,而我选择以最朴素的方式响应:读几本好书,爱当下的生活,做一个不甚完美但认真活着的人。书缘浅,原不在于读得多或少,而在那些与文字相遇的瞬间,是否真正触动了灵魂。

乡情

泥巴 泥巴

□唐雅冰

于我思考的范畴。我最喜欢的游戏场所是门前的那口池塘。每到插秧季节,池水被放干,拿一块厚实的竹片,刨去面上那层黑泥,便露出糯糯的黄泥,一踩一个深深的脚印。挖一坨黄泥,学着母亲揉面的手法,在青石板上反复摔打揉搓,直至泥变得柔软光滑不再粘手,就可以捏成小人、小鸟、鸡鸭等各种形状,在石板上一字排开晾晒起来。我曾对照书上图案,小心翼翼地揉捏、雕刻,制成了几个泥哨,晒干后趁二伯家烧窑时放入两块砖缝之间,20多天后出窑时,我得到了一个没有裂口的,青灰色的哨子,放耳边一吹,声音清脆悠扬,算是我自制成功的第一件艺术作品吧,我如获至宝。后来,那泥哨在同学的争抢间掉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我伤心了许久。

泥巴,是大地对依附其上的所有生命最朴素的馈赠,也是对生命最包容,最友好的存在。从古至今,哪一个生命不是在与泥巴的爱恨情仇中,缠缠绵绵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呢?“生命来之于尘,复归于尘”的说法也许是最好的诠释。泥巴,也成为许多诗人藏进诗歌的隐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泥巴,生命初始的见证与记录。从长江中下游先民栽培的第一株水稻、黄河流域先民成功培育的第一穗粟和黍,到而今各种良种的机械化大规模种植;从河姆渡人、半坡人用泥土烧制的第一个黑陶、彩陶,到精美的瓷器,以及而今形形色色的乡村工匠工作站;从第一间避风避雨的茅舍,到而今的高楼大厦……泥巴,与人类的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我们的祖先称土地为“社稷”,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耕种的辛苦,非常形象地写出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并把“民以食为天”的信仰根植于泥土、根植于血脉。

泥巴是有性格、最懂感恩的,